

文 學 叢 刊

鎋 砂

蔣 牧 夏

目 錄

乾塘.....	一
伙食屏子.....	二三
荒.....	四九
高定祥.....	九一
販米.....	一二七
南山村.....	一五九
當家師爺.....	二〇五
鐮砂.....	二三一

乾塘

枸杞大塘的塘壩上，彷彿堆起在看猴戲，幌着一圈高高矮矮的小腦壳，肩膀碰肩膀，圍住塘中間幾個挑泥的零工不知叫些什麼。幾十道還沒換嗓子的聲音融入了晚秋的晴空中浮盪着，撞到塘左邊的金子峯那些岩石上，像激浪：發出一陣鏗縱的回響，遇圍十多米突的地方，就給震得打顫。

這是全夥兒的野孩子，頂大的年紀還不到十六歲。他們誰也沒穿鞋襪，褲筒是那麽高高地捲到了大腿上去，猛一看，會使你疑心着是跳舞場裏那些姑娘們的腿，不過沒有那麽白胖；堅實些。各人手裏提着桶呀盆的，背上揹起了簍和罩，還有些篋子網這一類的東西——看形勢和打扮，誰都知道這些傢伙是到枸杞大塘來撈魚的。

你別瞧不起枸杞大塘，牠在這一鄉挺聞名，裏面有的是野魚。鯽魚，鯉魚，七星魚，還有各種各式的無鱗魚之類，祇要把水一乾，少說些，準得出四五百斤。你還不知道這塘裏的魚多夠勁哩，起碼貨，都有上斤一尾——牠五六年不會乾底了。

塘裏的水，還是個把星期以前就車得有個差不離，你不看這中間麼？膽下這小餅兒的渾東西，和五六畝地大的塘邊子對比起來，不稱的程度就像一小杓兒油放在大鍋子裏。

雖然塘裏乾成這個樣，可是歸松二爺那扒灰老，到底是個奸滑賊，他老不動手撈魚，光叫那個長工秋大漢帶幾個零工把塘泥挑到田裏去做肥料，說是今年不算乾塘了。其實他肚子裏這些鬼心事，有什麼不明白？他不過怕別人撈了他一尾兩尾魚去，就特意來放風的。他一輩子就是這麼個吝嗇鬼，祇要契紙所管得到的地方，連空氣和太陽都成了他的私有物似地。

「撈他尾把兩尾要烏緊野魚又沒哪個化過子兒買魚苗，歷古以來就是這麼

樣撈的。」一個厚嘴唇孩子一面把掉下來的褲腿重捲上去，一面叫。

「好的，來來來……咱們大家下塘去！」

聲音像個大會場裏喊出的口號，來得這樣齊全。各人都把撈魚的罾罩從背上抓到手裏，蹦蹦跳跳，像馬上要滾下塘來的樣子。話雖是這樣說，可是哪個也沒有伸出腿來，就是他們的臉子上，個個都是興奮中帶着一些不能掩飾的疲勞：他們已經三四天沒有睡覺了，通宵達旦守在這塘壩上等撒網的。臉色是那麼黑黑地沒有洗過，眼皮子也時不時要壓下來的樣子，還有些就簡直連二連三打起呵欠來。

可是秋大漢這個大傻瓜以為是真的，他扭轉頸子就往歸松二爺家裏奔：那兩條有力的臂膀，在大路上和溺水一樣，起勁地划着，隔他主人的屋子還有一兩丈遠，就拉開嘎嗓子來叫：

「二爺，二爺，還不來，永齋水帖他們那些小鬼頭都在……」

正在頭門上逗着他那孫子（可是別人叫他公公慰）的歸松二爺聽到秋大

漢這麼叫，他的感覺像驟然給黃蜂刺了一針似地，一跳起來搶到階沿底下吼：

「嚇，什麼，永齋水牯……什麼？」

「永齋水牯他們都來撈魚了。」那個重補了一句。

老頭兒的身子震了一下，那張長着很多酒痣，給皺紋已經擠得像個蜜棗一樣的臉子上，就一烏，跟着變成了水黑色。兩顆發光的黑眼珠子，圓得像李子，快要突到眼眶子外面來了。他把腳底下那對鞋子向階沿底下一踢，鞋底仰天躺着，繫着兩個拳頭，瘋牛般地直向枸杞大塘衝去。

塘礪上的孩子們，還在鬧翻半邊天！站在東邊那塘池缺口。身上披起件一個鈕子沒膽的爛夾襖，把條草繩齊腰縛着，讓大排襟披到下巴底下來做條和尙領的那個傢伙，歸松二爺一見眼就認得是永齋水牯——他比哪個都要高出大半個頭，在這羣小鬼頭中間，算個頑皮的那摩廬。

歸松二爺跳到塘礪上，就把身上那件夾背心剝下來對地下一扔，接着，他幌着

一對拳頭氣虎虎地罵：

「是哪個猴兒崽子來撈魚的，沒了王法不是——有本事的今兒下塘來，看老子搥碎你們的腦袋瓜子！」

猛一來，這些小鬼都給他嚇了一跳，小點兒的就靠近年紀大的身邊去，有些縮到了別人的屁股背後，把舌頭伸出來寸把長。就是永齋水牯和滿囤子他們，也祇相互地瞧瞧，沒有誰敢開口。

塘壩上沉寂下來，不是剛才那麼叫囂了。頂小的傢伙，跟着哥哥來看熱烘的，就把食指塞進口裏去，嘴巴扁着像要哭，可是眼皮子霎也不敢霎一霎。直等到歸松二爺住了嘴，硬挺挺地站着沒有動手打人，才有哪個插出一句：

「誰是猴兒崽子——你別瞎起眼睛亂罵人！」

這一來，可把剛才的沉寂衝破了，大家就找到了理由似地，胆子也壯旺起來。接着，這個一句那個一句的：

「野魚都撈不得麼？又不是你肚子裏下的蛋。」

「你自己才是猴兒崽子哩。」

「這個扒灰老，是天生的奴才胎！」

歸松二爺跳起了尺把高，末了兩句，彷彿挖掉他家的老祖坟，他還沒有這麼冒火。歸松二爺本來在鎮上的劉制台家裏當了三十年莊頭，辛辛苦苦掙下了這麼一份百十畝田的家私，還有金子峯和枸杞大塘這些鮮放很好●的山河。歸松二爺如今在地方上有了面子，就是他前年牛下那個孫子，雖然一些缺德鬼在背後造他的謠，可也沒有誰敢當着許多人的面前提到這事情上去，今兒給這些小鬼頭毫無遮攔地罵出來，他的頂門子上真祇差沒有冒煙，就頓起腳來和他們對罵：

「操你……老子操你的娘老子……」

那一夥兒小鬼頭，是沒有客氣的，越來越起勁，幾十張嘴巴哇啦哇啦圍着老頭兒一個人罵，什麼祖宗十三代的醜事情，都給他們翻了出來。

老頭兒給氣得腿子都彷彿站不牢了，身子像凌空那麼幌動着，笑不能，哭不是的。他知道這些沒管教的傢伙，全是一夥兒小光蛋，平日就是那麼上山打打柴火，聽得有什麼地方乾塘，齊伙邀伴地去撈撈野魚來找飯吃的。祇要有誰惹了他們一惹，就會說你打了他，準得給你一個大當上。歸松二爺本想要和他們拚拚命，可是一想怕鬧出大亂子來要化錢，他就輕輕兒地退到了車水埠邊上，拚命地嚥下這口烏氣，裝個懶懶的勁兒說：

「老子懶得理這些小雜種，等到明兒告訴你們家裏去。」

幾個零工，都抿着嘴兒笑。

小鬼頭們佔了上風，全是蹦蹦跳跳的。永齋水枯裝個鬼臉，先把兩手搭在胸脯上，右嘴角朝下巴上扯了幾扯，瞟瞟對面的滿囤子。

「滿田子，滿田子，你瞧你多狠——這麼能幹，明兒到咱老子家裏來當個莊頭。」
「當莊頭，唔？」滿田子會心地應。「當莊頭沒有當扒灰老好，當扒灰老才有。」

……
又是這麼一來，歸松二爺肚子裏的脾氣可怎麼也按捺不住了，他順手拖着水車埠旁邊的一隻鋤頭，對滿田子他們衝去。

「老子今兒就來斷送你這條狗命，看你再敢撒野不撒野。」

「你來，你來，試試瞧！」滿田子站在塘壩上，幌着兩個小拳頭，可是等到歸松二爺來得近點兒，又撒腿跑了。

這個氣得兩個眼珠子裏火星直迸，拚命追去，沒留心腳底下碰到了一塊石子，「咕噠」一交，摔到了塘壩底下去。

「拍拍拍……好呀好！」一陣激烈的手板聲還挾着一陣哄笑。「哈哈……扒灰老跌倒了！拍拍拍……好呀扒灰……哈哈……」

永齋水帖一個箭步搶到了歸松二爺身邊，蹣起一條腿來，在他頭上跨過去，一面跑，一面唱：

「跨個紗帽頭，

跨個紗帽頭；

扒灰老，滾皮球，

羞呀，羞呀，羞！」

塘礪上的全夥兒，就一齊跟着唱起來，他們的腳是那麼跳着，手是那麼拍着，還有些就把兩個食指灣屈地在自己的臉上扒着羞他。笑聲和歌聲，差不離把腳底下的那塊地都要震動了。那個從地下一礮碌爬起來，板着一張豬肝色臉子，還是沒命地奔去，可是這些小鬼頭像窩蜂，大夥兒地老早開跑了。

追的不到上十丈地遠，老嗓子裏可有些喘不過氣來，他又兀自立在那兒，使勁地擰着臂膊上的袖筒，眼睛給氣紅了，頸子底下的筋脈得有小指頭那麼粗一條。可是他嘴裏還在一斷一續地操着別人的祖宗，一面又嘟囔着些什麼；氣喘得更急，字眼就吐得非常模糊。那大長串的小鬼頭，在前面頭也沒掉地跑着，直等到過了那座板橋，歸松二爺又罵了幾句才掉身轉來。

他懶懶地在那路上走着，步子跨得很短，像怕轉來見得那些零工的面一樣。突然，歸松二爺的腦子裏有一陣奇怪的感覺：說氣悶不像氣悶，說空虛不是空虛，一時又想不到是要抱怨誰，祇覺得地方上還短了一件什麼重要的東西樣地——這件事，將來會使他在這一輩子裏成一個不能補足的缺恨。

真的，這地方現在也變得太那個——像塊沒有王法的野地。一些小鬼頭，祇要出了肚皮就像強盜，不問誰家乾塘，七手八腳地大家擠到塘裏來，大魚雖不敢亂下手，可是野魚動不動就給你攆跑了。偏偏從前有這麼多傻瓜准他們這樣隨隨便便

地幹，野魚就不是自己塘裏的麼？到現在就縱得他們無法無天，沒好法子對付了。要是地方上也有這麼一個野魚像家魚的規矩，不准亂撈，像今兒這些小兒搗起響罩到塘壩上來大搗大鬧的，哼——他們敢可鄙的就是地方上幾翻幾次議條規，老沒有來這一套。

太陽掛在金子峯的那些岩石上了，照着整隴秋後的山田，是黑灰色的。枸杞大塘在這黑灰色的地平線上凹了進去，不知道的，還以為是一個陷人的深坑。塘中間那點兒水，盡是些泥濘似地濁東西。兩邊灘上顯出的淤泥，像塗了層靛漬，顏色是藍裏透黑的。懶黃黃的太陽晒到塘裏，蒸發出一種硫酸似地怪味兒。

許多小魚，在這泥漿中間張着嘴巴，把濁水喝了進去，又吐出來，鬧得滿塘盡是泡沫。一條兩尺來長的青魚，浮在塘北的泥邊上，伸出了上嘴唇，等到塘壩上歸松二爺的影子倒到了水面上，「嘩啦」一聲，撥成一個大大的水浪子，就衝到了塘中間去。還有些就說不定是鯉魚或者是鯽魚，一會兒在泥底下翻起一股濁水，一會兒又在

塘中間鑽成大長串的水泡泡。

塘裏的水顯然給車得太乾了，在這樣唼唼喋喋的響聲中間，時不時還看到一些魚苗掠出的白肚子。歸松二爺停住步子，不轉睛地看着水面，他知道魚再不撈上來，大大小小都會死光的。這幾天的天氣也變得更暖了，說不定明後天就有雨卜哩。

「那就糟啦，秋大漢這四五天車水工不是白化麼——如果是下雨的話，還有這四五個挑泥的零工……」

塘，現在是非乾不可——歸松二爺這麼打定了主意。他一面走到車水埠跟前，吩咐秋大漢到家裏去拿網來網魚，一面又捲起褲腿，自己動手替秋大漢把淤泥裝進笊裏去，好讓零工不歇手地多挑點兒。

魚網剛剛搬到還沒動手撒，那邊永齋水牯他們又吆呀喝的圍了攏來，老頭子一瞧見他們，腦子裏就像有些發脹。鐵青色臉子上的兩顆大眼睛，網起了不少的紅絲子。他楞了一下，想再去攆他們，可不是一會兒是又要來的？於是他嚥了一口唾沫，

就裝個沒有看見他們的樣子，祇一個勁兒儘力去裝他的泥——他知道橫豎他不撒網，別人是敢不下塘的。

挑泥的儘管挑泥，有鴉雀無聲賣他們的力，默在塘礮上這些小鬼頭蹲的蹲，坐的坐，嘴裏哇啦哇啦還是鬧個不休。大點兒的傢伙就有意地唱起隔壁戲來，說他們的故事。

「從前有個扒灰老，」永齋水帖這樣南腔北調地，「他給他兒子媳婦生個小孩，別人叫這個小孩是公公崽，他就……」

接着，另一個就：

「有個奴才做了富翁，他就比富翁還要吝嗇，塘裏的野魚都不准別人撈一條，後來……」

說故事的那麼動嘴搖舌聳着兩個肩膀，說得盡神盡色，好比在做戲；聽的人也故意歪頭點腦，擠眉弄眼地裝蠻起勁，有些聽到中間還扯句把「唔，」或是「後來

呢！』這樣聳動別人，來一套又是一套的。

歸松二爺老是裝聾，不過來得有些不很自然，腦袋低了下去，下巴碰到了胸脯上。幾個零工和秋大漢他們，隔不了多大一會，又帶笑地抬起頭來，瞟他一眼。

砰！

陡的，有誰扔了一塊石子到塘中間，水花濺得有兩三尺高。接着，許多鱸子魚就性躁地跳了起來。這位老莊頭的頭一抬，放開那對大眼睛來，瞧石子是誰扔的，塘壩上這些傢伙，哪個也沒動；他們都裝做沒事人一樣，不過有幾個把眼珠子對他溜溜，表示他們的得意。他就又低下頭去。

一箕子泥沒裝好，「砰」的一下，又是一塊石子落到離老頭兒不遠的泥上。淤泥濺得他滿臉的，他就像個大炮彈炸發了一樣地罵：

「操了你幾十萬代的祖宗，你這忘八……老子操……」

這麼一來，小鬼頭們不但沒誰怕他，反而大家笑得歪頭顛腦的。這個可真氣急。

了，身子一踊，就搶上了那塘礪，他想逮住個把來咬他幾口，出出這口惡氣；可是對手是誰？他們現在都是那麼神色不驚，大模大樣地坐在那裏裝傻勁兒。老頭子給楞住了，一時找不到方法，就對地下吐口唾沫：

「是哪個兔兒崽子在扔的，敢再扔……再扔……老子得捏碎他骨頭！」

他一個人在腳跳手舞地罵了半天，誰也沒去理會他，不過有些人的嗓子裏還是笑得像貓頭鷹叫。永齋水帖的手裏一面打棗子，一面滑稽地把下嘴唇歪到左邊，上嘴唇歪到右邊，對他傻笑。這個就真像揭開他的腦頂蓋，逼出不了這個肚皮的氣樣地：嘴唇皮發了白，眼珠子全給血染透了；不過他那眼珠子染得越紅，那一夥兒的笑聲就來得越響。

太陽已經爬到了天頂上來，冒火的人就覺得自己好比站在蒸籠裏，頭腦子上沁出汗來，和着剛才濺的那臉泥漿，流得皮膚有些發癢。他把衣袖子翻轉來對臉上擦擦，就借故似地自己閉住了那張罵人的嘴。幾個零工都在伸直腰板站着看他，秋